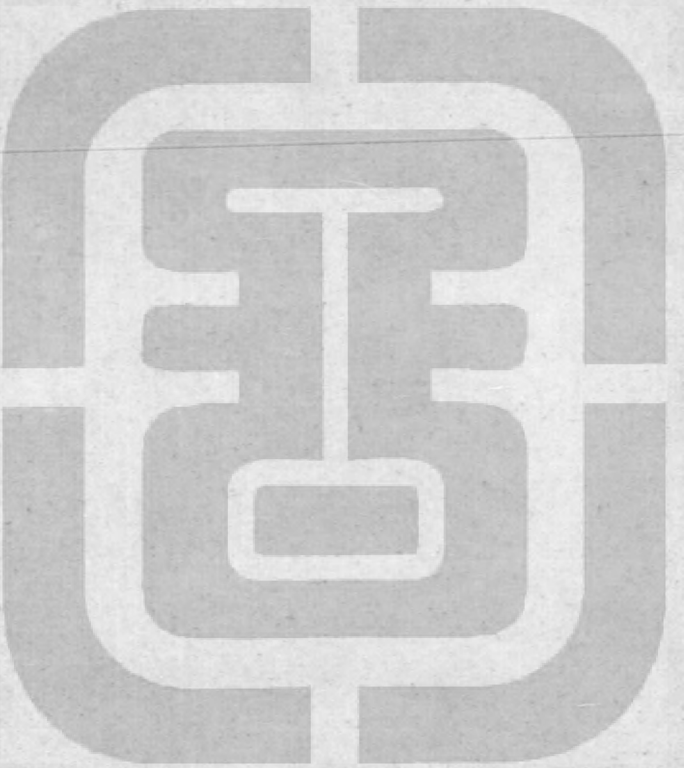

危林卷之六

莆田周　嬰方叔纂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修以為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

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宜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陳晦伯以青雲為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睢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楊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蹴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鶱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便向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耳按琴

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劳劳作九州伍長乎故胡廣作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夔論曰高尚之徒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詩托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吳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學騷曰摘江崕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甫別董頲詩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李白云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携青雲客探勝窮崕濱此高逸也

八公操超騰青雲蹈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楊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詞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丘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遇毛女詩祈君青雲秘願謁黃仙翁此遊僊也

有以神襟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於青雲之上顧榮謂中宗曰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璡詆建平王書墨

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比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與余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裏爽朗烟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傅子曰劉陶曾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淮南兵略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晉鼓吹曲將如闞虎氣凌青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干乎青雲子虛賦其山上干青雲羽獵賦青雲為紛虹蜺為繯淮南子魏闕之高上際青雲靈光殿賦隆崛岉乎青雲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瑀詠荊軻云歎氣若青雲嵇康思親詩淚如雨兮嘆青雲傅玄詩青雲徘徊為我愁勝又歌聲上徹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棄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團白露花中泫蘇頲應

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夷公子行綠波蕩漾
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巫山高云玉峰青雲十二
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在深淵之下傅玄曲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后崇
吝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
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後魏書宿石等並有將帥之才
自致青雲北齊書清河王勵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
相隋書文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
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宋侯逢聖君驂馭遊
青雲岑參詩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李白詩北闕青雲
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贈張太常詩碧海真難涉
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途中詩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頭囚
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詩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
勢回唐書袁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欻嚙立至青雲陳文
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將徧白
髮光陰得寂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於用之登科詩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四方
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
北為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晉志同用修所引京

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然左傳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為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為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遂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蜀志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濶是羽可為儀直為進賢冠借用失之矣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

猶契濶淩厲飛翻恐堇誤不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右堇氏說引據多余所遺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為大司馬以王霸為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史庚登字仲遠為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

人無到門者惟仲逵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巳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昬日辨誠臣）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謇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秦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南史曰袁

粲執履之跡近乎仁勇古人云疾風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肉迎於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北齊書傅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傅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為齊丈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帝曰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胃死歸我竹帛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璹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卿歲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勑姜皎曰士之

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猶則為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于朕躬憂存王室補朕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諝字士明署侍御史為史思明所得諝陰覘賊短長以聞賊平諝赴行在代宗見謂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録曰貞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刃汙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此皆忠良褒不獨王庾蕭李也若虞愿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指然天后之詔實釆其言

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録云鄧騭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為

憂上疏云云容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
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
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此蓋
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
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
瑞其爲非灾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
零潰羌寇畔郡國地震大水鄧隲以二年十一月拜大
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
云陳忠仕于永初中與鄧隲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爲
元年二年矣鄧后紀云延平之際海内無主元二厄運

危於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於義未安究委餘編曰元
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
誠云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曆書無之竊謂恐即入
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
爲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　元元字多見於兩漢書武
紀燭幽隱勸元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光武紀下爲元
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蓋即指元元爲民也
又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元
之民勞于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東方朔
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匈奴傳元元萬民夫此以元元

加民安上則鄧隲傳元元之災人士飢荒陳忠傳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云而棱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〻明〻蕩〻世〻勤〻亦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云云所謂元二者蓋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四州詔隲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

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民荒飢盜賊群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丙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塤篪迭吹晦伯慱采前言深信景盧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初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與中豈漫為之辭乎且元年二年

可合為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
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之戹可
謂成文理乎帝王即位改元誰不歷載象祀而獨永初之
元二為東漢之讖談青史鴻篇金石雕篆以諡為詎予所
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
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
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為永初元
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炳然
地去漢中尚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中太守鄭勤與
主薄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謂西戎殘虐在殺董
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為以元配二乎孔躭碑人民相食
事在永初三祀而以傳之元二移後於前又非實錄鄧后
詔既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戹運此果為元年二年抑何
所指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因之饑饉而幼君享御輦轂
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不過欲析言求異而不顧理之
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國十八
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大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
雨雹十二地震萬民飢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戹
良曰不誣然尚未若三年叛羌破沒臨洮京師并涼大飢
民相噉食郡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

亂入庶流冗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大守杜陵園火郡國九
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地震八雨水九
州蝗先[illegible]迄河東至河內詔曰灾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
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
郡民飢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地震蜀郡夷
殺縣令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詔稱災
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奚三軍敗
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咎徵動為口
實何與于以為解詁如調弦不容記柱元年二年之說唯
論衡之旨為然陽九百六之義則鄧騭傳楊厥碑近之其
他守狀致誤悉當讀作元元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國策
蘊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
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
為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
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祝文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
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文選陳琳為袁紹檄曰割剝元元
呂向注謂衆人也鍾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延濟注謂
百姓也予按高顏語約潤於事情二呂詞膚凋於藻色若
漢書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馮之譬武元
世祖章紀應從姚監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僚元元失望

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伏願鑒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真誥楊君答靈簫曰濟某元元宿夜所願則當釆章懷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令海内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得其元本本漢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之意盧鴻洞元室歌曰談空空兮覈元元蓋本北山移文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乃以元元代玄玄耳隻字單詞固已一致百慮矣

蠱冶通用

楊用脩云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鞲詳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徧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脩類藳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事率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 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鄉薦山西教諭 西京賦良

注曰蠱豔美也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
字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夫一冶字
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爲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
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橫之誚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周易
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貌也據此蠱冶
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也傅武
仲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
以蠱媚章懷注亦曰蠱音野謝惠連詩鄙生無文章西施
鼈妖冶胡爲空耿介悲哉君志瑣冶果鄙切則謝又讀冶
爲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
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覩矣又易冶容鄭玄陸績虞翻姚信
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且野葛鉤吻論衡作冶葛則冶
通于野抑有前摹用修按據歷歷晦伯空劾無驗固知文
囿之中忌能者多壓襟者少

韎韐

楊用修曰韎韐國名古肅愼地其地產寶大如巨栗中
國謂之韎韐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
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
作九珠尚軟油露成津窽初劃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

一盤紅靺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
嫩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二公詩詞
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曰
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刺史鄭輅記
唐書外國傳靺鞨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　瀛涯
勝覽云靺鞨國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紅子西瓜可云
靺鞨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靺鞨古肅慎地唐寶記有紅靺鞨
大如巨栗以靺鞨地產寶石也用修說本取黄氏按杜陽
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
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與
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
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詭
不實對楊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中是紫靺鞨得之
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
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中有珠十二顆二書所
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
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靺鞨大如巨
栗赤如櫻桃則又以為玉然曰如栗則為珠類近之而太

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章亮作李章武傳曰李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慱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訪其舍人家婦而私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款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悲怨於裙帶上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

平丞相府因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召玉工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貯懷中至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瑟瑟呼洛錫呂騰火齊所謂呼洛錫疑靺鞨之類又女國王姓蘇毗字末羯末錫當與靺鞨同蓋亦以異寶為字也晦伯識用修言出挹婁而不能證其産自玄圃亦目睫之論乎且肅宗以崔侁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藼蘇曰談苑曰千字文題云勑貟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金石錄曰後周河瀆碑云瑯邪王褒字子淵造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勑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勑書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說非也晦伯以爲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勑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勑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勑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勑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勑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謚宣而勑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勑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勑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勑矣

廣之曰此論究委餘編亦有之陳與王相爲水火藼蘇豈据摭故實以高之乎然詔勑之名不自宋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詔宗廟上以青筒詔勑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勑矣蜀志亦屢稱勑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勑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勑

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勑也故釋名曰勑飭也
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勑刺史太守及三
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其官是為戒勑也文心雕龍曰
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
曰戒勑書稱勑天之命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選言
弘奥勸戒淵雅逮光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勑責侯覇稱
黃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每為詔勑假手外請夫王言崇
秘百辟其刑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明罰勑法則辭
有秋霜之烈戒勑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勑憲
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
矣及晉武勑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
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勑太子顧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勑
之為名已起中古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
負圖堯敕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往面傳帝命便名
為詔口啣天憲即稱曰勑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臣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
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
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趺石以諦夫

似矣而藁者禾稭也豈古時穩砧或以藁故連稱之耶
　梟食毋破鏡食父詳見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為思
芙蓉為憐黃蘗黃連為苦空局為無期方相為欺人牛跡
為啼痕投壺為作嬌空織殘機為無匹石闕石版為悲木
棲床為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藁砧為砆謎夫字也山上
山謎出字也大刀頭本李陵傳謎環字也破鏡象新月形
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
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為笑于閨婦也國風思夫喻之杲日
又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何為期六日

不啻優柔思悲日月以冀即葛生歛蔓之詠錦衾角枕之
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為同穴之誓未有以為無還期者
若指為烏白羝乳之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裡
之人思婦忍為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禽
而取譬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
毋詔焚燒其屍暴其罪于天下予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
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毋乃能飛然乎有賢者
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禽獸尚諱之
況人乎推此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
康曰梟鳥名食毋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貙而虎眼未聞

其解飛也周書無為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為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荅裴侍御詩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来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為詞與彼出雲縣秋者豈亦傅翼之軀抱果之禽耶王融代藁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雙髻團扇雲間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壁已虧花蒂樹也說文花下蕚也亦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髻㜸也團扇本班姬詩明月隱語也鏡臺㸐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壁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藁砧是打藁之砧亦非藉砧之藁如用藉物助語藁字為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衛媼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

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後立為皇后步廣史記所稱子
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媪更通何人而
亦冐衛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為吏給事平侯曹壽家
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
之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為仲孺子而
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媪所生去病少兒
所生則去病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而
封侯公主漢武之姊也衛媪曹壽婢妾也鄭季先固
有嫡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媪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
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願從其母姓
豈當生時媪歸其家而青留長于曹耶如此則知之者
衆矣安得終不聞於曹壽耶且長子長君長女衛孺次
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姓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
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
家得幸武帝故青冐姓衛氏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
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冐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
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
衛皇后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

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即貴無相忘入宮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夫少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仲孺生去病而後嫁陳掌嫁掌在子夫冊立之後諸傳歷歷言之文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既通陳掌後通中孺生去病後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立為皇后是謂衛皇后已為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既生霍冠軍而末乃生子據為皇后是系騎為戾園同毋兄也豈不悖哉且曹壽以列侯尚主非尚主而封侯也侯家富溢盛滿家僮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為圉生女為妾如鷄鶩之成群長雛育子飛栖隨意主豈問其所生哉而以為何不聞于曹壽夫壽以惡疾公主更為長平侯妻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〻孺少兒子夫步廣皆媼夫衛某所生特間一淫于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冐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毋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冐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青傳謂皆冐衛氏則衛媼未必為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

主既嫁而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公主於青不啻倍年仳離之日黽勉歸青此與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都不以為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軍正賴皇后為言是可酬拊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衛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沒于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為閼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衛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祜發承俱病祜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為文姬所生則胡雛求別悲歌傷懷而承在殤宮思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思何淺胡何深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産弟羊后傳曰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然則徽瑜及祜蓋文姬姊妹所育以為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

命胡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為外孫也抑又論之羊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而晉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尚書睦生德樂平太守德生充為東曹掾充生謨至司徒謨生劭系等世系昭然邕未嘗為庭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為其子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既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尚存也疑是時羊氏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祜卒於咸寧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于時濟陽君必在胡為間關而贖文姬又豈為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為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予又按是時有二羊衜一祜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倫鑒識至桂陽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君為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

主南寇汝頫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
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啓壬戌春予為崔孟起撰縣史於白馬公
事洗練特詳時有彈駁令猶記其畧　其一曰廣弘明集
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
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
政或見危遂密譖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
又晃結納玄高高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
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如何信讒帝
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
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
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遂
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
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嬰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
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摧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與也讀魏收
魏書收蓋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瑕輙加曲筆況茲大事能
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繒絮布
帛各千段於閹官傳云東宮為宗愛所構以憂薨凡收書
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
浩之浸潤而釀晃之恥故收寧能為浩貸乎玄高事慧皎

高僧傳大同但云偽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記殆為厚誣顧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金馬之慈藐諸紈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 其一曰宋書曰索虜以柳光世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𨂂拔燾南寇汝潁浩家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守文泰之徒並爰嗜宿將屈身蒻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浩不遣傾頹之運而爭猜禍之君七十老公反欲何為異時李孝伯卒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敕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遥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圖不容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于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浩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為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溲其上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為報應之驗高僧

傳曰傅倰崔皓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偽主燾以偽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為說法燾大生慙愧遂感癘疾崔寇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於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禱即令日行為善亦宜備極五刑列史誅叛皆其徵答耳抑自作之孼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鑒而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江表傳曰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為符瑞未明言其為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紫蓋黃旗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刁玄許增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即司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許增讖文豈別有據乎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雲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亦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叙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辭頌又本此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案爾雅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尚與詠斯猶之義又異述元紀贊實禮故老優繇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

鄀高成縣滶山滶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而
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與
滶水合水出高成縣滶山東至孱陵入油水則繇與油同
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楯瓦繇鉤汰輈杜預曰
繇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
繇蹏曰漢之步繇謂在首時行步繇動也則與搖同說文
曰䌛草盛貌夏書曰厥草惟䌛今禹貢作繇則與䌛同又
左傳其繇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古文紀
注曰本作籒則與籒同山海經共工臣曰相繇郭璞曰相
柳也語聲轉[illegible]亦與桺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
也著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
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矞皇長離鳳也見
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
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眼離衛注陳
也見左傳又雉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
名零陵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
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
轉力爾切輪囷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通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別夫離
之為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而駭之畔而遻
之無所不可然尚有異者易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詩
月離于畢正我曰歷也晉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數韋昭注
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也詩亂離瘼矣毛
傳曰離憂也周語聽淫曰離其名韋昭曰離失也儀禮大
射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鄭玄注離猶過也獵也又士
冠禮離肺實于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禮肺皆離鄭
玄注猶捼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鄭注離肺舉肺也少儀
注曰離劉離之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

明兩作離是離為兩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
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
莊子曰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
魂曰離榭脩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離謂之
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疏瓊弁星離王帀雲聚
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撊離者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
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說離去也方言曰伆邀離也楚
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伆又曰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
蠡秦晉曰離又曰斯撊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洌
水之間曰撊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遠也後漢書劉盆

子曰無所離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思玄賦離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機連珠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葉公子高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為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鏤離其耳分令下垂王褒洞簫賦鏤鏤離灑則訓離為鏤者任彥升表閑門荒却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離寒暑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為更矣釋名曰罾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詈廣雅曰靡麗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荆璧萬金貲卞和不斷與石離則似當解為同矣復有兩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正之使不低邪離絶也魏都賦飾華離以矜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鍾叔之離磬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懸尚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昧引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即株離也詩雅南周禮鞮鞻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蓋出鉤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也

嬰案今白虎通作侏離而東都賦傑休兜離罔不俱集則
株侏朝兜四字皆聲轉而字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兜離兮
狀窈停太子賢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此與樂舞又別九
章曰妬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劍淋離而從横王逸
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四溢李善曰紛離聲
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貌琴賦豐融披
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太玄疑曰陰陽相磑物
咸彫離後漢書郭后以哀離見貶臭侯湛山路吟曰丘陵
兮連離爾雅曰覭髳茀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翳薈
也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籠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脚

撲朔雌兔眼迷離迷離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司馬彪注
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曰闉跂支離無脤說衛
靈公崔譔注曰闉跂傴者也支離傴者也莊又曰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
靈運詩曰曰余亦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
年衛侯為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曰支
離分赴呂向注謂椽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桷森布而支
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孔叢子曰詞氣支離
取揄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

流漫陸離高誘注陸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向注劒低昂貌招魂曰長髮曼鬋艷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駍隱以陸離呂向曰奔馳貌揚雄校獵賦牢落陸離郭璞注群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離而後潏湟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薜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始恩曲曰前導陸離獸後來朱鳥麟鳳凰則又為獸名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辛苦上林賦曰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注困苦之也長門賦涕

流離而從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虹采之流離又曰優游流離劉良曰流離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離曰聲多變音流離也淮南子紛琳浪以流離路温舒書死人之血流離於市陸機文賦終流離於濡翰李善注流離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於紙貌崔光表蒙曝塵日渙汗流離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虎魄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魏畧曰大秦國出赤白黑紅綠縹紺黃紫十種流離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顏色不恒此則流離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傳曰離離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離離

長貌南都賦結朱實之離〻吕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
業之中傯〻然離〻然楊倞注離〻不親事貌劉向九歎
曾哀悽欷心離〻兮王逸注離〻剥裂貌尚書大傳曰書
之論事離〻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薫影復離〻釋名
曰籬離也以柴竹作之䟽離〻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為
軍杜預注藩離也陸德明曰離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
也思玄賦曳雲旗之離〻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賦曰眺
懸舟之離〻梁武帝詩飛鳥起離〻柳惲詩離〻出塞禽
沈約八詠鴈門早鴻離〻度又秋夜詩離〻鴈度雲又詩
白雲復離〻何晏景福殿賦離〻列錢張銑注分別貌謝

朓詩雜石下離〻梁簡文詩離〻細磧淨河東記元和時
江陵鬼詩秋天雲静月離〻此皆疊字成文而義乃殊別
者也易曰離為日故天問曰陽離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
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突離支道林五月長齋詩朱離吐凝
陽蓋謂晷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刻桷映晨離謂朝旭也而
傳咸贈王何詩二離揚清暉李善曰二離日月也則離亦
為月矣又為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
離袿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申佩離以
自思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
之有人名左傳桓七年鄧侯吾離来朝文八年宋殺公孫

鍾離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李雄亦有大尉李離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離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離韓非子有魏相馮離又史記樂有高漸離秦有尉斯離將王離驃騎傳有大當戶銅離亦作稠離漢書濟東王彭離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離車師後王須置離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離南夷傳邛都大牛種封離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離益部耆舊記有廣漢王離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離京兆太守劉季離前秦有護羌將軍高離隋書周時突厥可汗步離是也

有為字者華陽志江原人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是也又人姓離朱後載記有北燕高雲幸臣離班也又複姓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彪曰支離益人姓名世本龘姓之後為鍾離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鍾離春戰國策齊處士鍾離子史記楚鍾離眛後漢鍾離意論衡有鍾離産公會稽典錄鍾離緒鍾離駰魏志吳將鍾離茂吳志鍾離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志太原之于離九江之鍾離沛郡之符離是也又郡名晉書蘇峻平後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是也又山

名山海經支離之山淯水出焉水經作攻離山水經又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傳巴郡五姓蠻出於武落鍾離山、有赤黑二穴水經注河南有澗水出離山東南流注于離山澗水也有丘名越絶勾踐馳於離丘也亦名尚有之漢書鬱林臨塵縣有侵離水行七百里亦經注尾亭水南逕成紀縣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也亦湖名水經注子胥瀆水東入離湖湖在華容縣東亦城名左傳舒鳩有離城地形志斛城縣有扶離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畨離孰姑徒勾吳漢書路博德封邳離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離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豹封離侯於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離諸羌所屯又凉記呂纂討叚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爵離關也亦以號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歒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拉殺之此在鄴者也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離大浮圖也至於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諶離國西域傳烏弋山離國馬貪訾離國後漢西域傳東離國在天竺東南扶餘北夷有索離國論衡作槖離魏略作槖離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離國一離國楚離

國卑離國又有牟盧卑離監奚卑離諸國晉書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維摩詰經有毗耶離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稻土之所宜耶離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録劉聰子約死於不周山見蒙珠離國也亦軍名杜氏通典北庭節度使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於墨離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方郡有崎離營又戍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離戍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母離是也若漢書武記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西至符離而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以符離為漢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離為二王號未審誰真耳又親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為出々之子為離孫劉熙曰言遠離已也野服亦名之酉陽雜俎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帩頭亦名之張彥遠論畫云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是也貧衣亦有之釋名曰鬴幕也矣者著衣以幕絡絮或謂之牽離煑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夷山記幔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離

長離者大箏也詩篇亦名之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鐃歌有翁離曲其詞曰擁離趾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離篇詞曰雖士多離心吳邁遠作長別離曲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離又有雙燕離也唐摭言元相公在浙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也賦頌亦名之魏文帝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也若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

淮海亂離志也又穀名拾遺記丹明國有傾離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泰族訓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爵離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子虛賦江離蘪蕪注引張勃曰江離出臨海縣海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藥對曰蘪蕪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蘼蕪也又古今注牛亭問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董仲舒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為贈又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

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木名子虛賦檗離朱楊張揖曰檗皮可染物者離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離樹十株亦鳥名詩流離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鵅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貙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鰅鱅漸離司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螹離亦蟲名古今注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尚得百六十弱侯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璞爾雅注曰鶅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則字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文曰離黃倉庚也皆不云黃離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離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驊騮騹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茅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水中浮草也

水草曰苴字一作蒩又作涑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
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
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
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攟不審予爲再考之有當從
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曰以
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
玄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
物也內則炮取豚編萑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
孔安國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包裹也史記司馬穰
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爲大司馬說文曰苴履中草也
廣雅蘘荷蒪苴蒪普各切苴子魚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禮
鄉師共茅蒩鄭玄注曰蒩即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
束之者又司巫共蒩館杜子春云蒩讀爲鉏書或爲租茅
裹肉也鄭玄亦引儀禮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于
苴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
於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蒩苴同也陸氏
讀又側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曰劉昌宗音緅有從
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麻子也疏曰拾取麻實以供羮

菜也禮記間傳何以服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
為惡貌又從七須聲禮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黯也心如
斬斫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邑表荻苴邑
名在渤海管子曰苴多膢蘽此與菹同趙岐孟子注曰菹
澤生草者也臻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顏闔苴布之衣陸
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如彼棲苴傳曰水中浮草
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
及已落為水所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槎同匈奴傳出九
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
終軍傳苴以白茅於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曰苴音

祖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者枚乘菟園賦
選擇純熟挈取含苴注曰苴與咀通廣韻曰子與切又慈
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蔨蘆郭璞曰作履苴草疏曰蘆
即蒯類中作履底字苑云𩋆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是則
字與蘆同也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
知而非注曰苴讀為姐謾也趙緌注長短經知人篇曰苴
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伺也（唐藝文志趙緌字太賓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
要術十卷）有從側雅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和糞
草也李頤曰糟魄也陸德明曰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
雅聲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土苴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

㮘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矣至如人姓者廣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為天下高訾又列子有蒲苴子無切莊俱者說文菹酢菜側魚切黃氏云臻魚切字與苴字不關又廣韻葅楚葵生水中側加切渣與溠同沬為棠汁皆與苴字大異强傳成音殊為蛇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嬰按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為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邑葭萌巴都江州裂疆分土各守其號苴何得有巴音若隣壤同好而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倫尋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褒中之褒當是益州别

邑地名乃聲與巴近非謂苴即巴也徐野民疑為巴郡巴
非小司馬之說愈苻焦信為伯加聲過矣且子虛賦諸柘
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
巴苴則苴無乃有即消之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
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
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
宋董衡釋音云苴鋤駕切咩迷遮切則焦氏以苴為似嗟
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太理　史炤曰苴
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閒官軍破吉浪詩
越嶲通遊客苴咩閙聚蚊又西縣塗中詩野色生肥芋鄉
儀擕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咩新唐南詔傳曰王都
羊苴咩城又曰夷語瞼若州有苴咩瞼據此苴咩有兩也
又曰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
苴子戴朱鞮鍪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曰望
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凡出兵以望苴
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
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
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

坐低蓋皆出逖然黄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
於藍矣
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為奇且潛坐
山中逖以自況非指文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沙行
入鷺群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為猿鳥詠也至黄鸝丹鳥
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逖既非作者子美曷為相師
予案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漢人所唱杜
薛蓋祖之耳

六卷終

卮林卷之七

莆田周　嬰方叔纂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乘
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間有疎遠稍為洗
練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
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
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輿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

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萬濟加以夏后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詞富賞未與餘時希憶逮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嗇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與兄書下連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云梅氏憑之予謂此書詞條綺蔚乃齊梁人語其體裁駢麗亦三國末有尋思久之因考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之子也寔為從兄弟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荊湘九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蠻叛贍災民簡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七年使持節督秦郢州之竟陵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書中皆言荊湘事蓋即是時也此題當作吳平侯蕭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疑吳陸景之譌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洛書蓋以宗室故實喻且為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士仁也然呂祖謙臥遊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數公

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〻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即稱至尊斯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曰孫權稱帝後群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前遡其承先始據江東之日群下皆呼至尊如劉備伐吳陸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權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權曰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權征合肥為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權未進號也曹公破走權迎魯肅〻曰願至尊威德加于四海已在建安十三年權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在十二年權直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筆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為疑予謂此或虞溥陳壽謬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

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是郡守亦可稱至尊矣權既假討虜守會稽雖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晛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録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梅氏曰預子錫無名晛者洗之曰予謂晛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乎然李濟翁資暇集曰借借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而赤牘清裁載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盛酒瓶名瓻楊用修六書索隱云瓻借用鴟夷酒器所謂鴟夷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鴟嬰考聞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常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云乃知今人訛以瓻為癡也按說文瓻酒器唐韻亦曰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蓋唐時所解已然則作瓻者近是但以瓶盛書殊

乎於義尋孫愐意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瓻還書時復餉酒一瓻庶可通也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耽云知汝頗欲念學令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瓻代嗤後人之鑿也洞詮有譌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審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錢穆叔之譌乎王樂道者王荊公有和其烘蝨詩宋史王陶字樂道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徙知陳州正與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于梁豈梁有與同姓字者乎梅氏考撫弘博彈駁精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雖自已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藜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荅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脩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作荅書蓋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詮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錯矣

洗之曰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即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為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據此則曹公當時頗有漢宮嬪御不覺於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起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當作雷駴）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秉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陵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沇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屛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豪而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倍俊臣於雕

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
勢而響駭馬嘘天而景凌　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
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
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
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耶
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曰嬰按陸雲南征賦序曰太安二年秋八月羊玄之皇
甫商敢行稱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軍以謀國難四
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
歌講武治戎觀兵于殷墟於是作南征賦觀此首所載命

屏騎十向與熊羆之旅至星羅十六句並在賦中但無元
兵時三字與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七語耳中閒章次字
法亦微異同蓋此蜀草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勿諱
景陵禮畢倍俊臣於雕輅列名僚于後乘皆非征伐之容
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與兄書云前日觀習欲作講武賦
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否
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
禹金注云雲集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為南征耳然此
首非書在洞詮中宜刪　予又按晉書帝紀及八王二陸
傳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

右司馬前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惟長沙王乂在內與河間王顒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與顒將張方伐京師惠帝遣皇甫商距方于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帝旋于城東穎次朝歌機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月戊申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穎收斬之并收雲夷三族據此蓋與雲南征賦序同雲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人不與長沙忠于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伏而謂之稱亂諂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為順秖為詞費且臨事而懼斯也

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為謯曾未浹日身死族殲於盧志何尤於孟玖何恨乎斯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玄書稱云云

洗之曰此首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為王師所敗乃請救于玄崔史謂之書稱蓋約畧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

語述丕兩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笑丕偽降之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與此同梅氏皆以為丕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逖聞李北海灘聞

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書部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尋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赤牘清裁删永嘉記曰四字而并以為謝書非也又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

王徽

洞詮王徽與何偃書曰吾與義與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君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 又梅氏

云徽瑯邪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何偃叔父悠之為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尺牘作王徽與偃書誤

洗曰按宋書吏部尚書江湛舉王微為吏部郎論者云微見舉何偃亦劵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偃書首云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則何尚之傳所云弟悠之與琅邪王徽相善者蓋即王微特字譌為徽耳史以王微名士故引其與偃書示悠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聞何延重悠之而休文著其寥寥數語耶微傳云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亦譌也當作二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為吏部尚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微卒遺令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尚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變為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槃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

引異苑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
時徽七久矣徽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僧
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
勸令損抑此與徽書事合則徽字亦譌為徽矣又謝莊傳
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尚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
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此徽字亦徽之誤若交州刺史
所謂車載斗量名聲何足達於異域洞詮謂徽琅邪臨沂
人蓋誤以尚之傳譌字之徽為即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
原人也史册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梗槩自得僧綽傳
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徽卒於三十年而年二十
九則僧綽為從兄矣北題王氏為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
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注曰李孝伯為
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豹子上書曰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
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此無假復求訪兩語
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
伯云

蓋面相往復之語非詔板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

荅通謂之詔豹子書意或同耳

勑

洞詮魏宣武勑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注云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戕郁州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并棗柰果面勑云〻

洗之曰按面勑者面諭耳非勑書也洞詮收之非是

崔元

洞詮盧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璩與崔元書云〻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爲盧璩書盧璩於魏無所見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惟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寔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

李衡莊衡

洞詮載魏孝靜帝荅李衡詔注云衡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荅之又載莊衡遺張普惠書注曰衡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

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
上秦公晉惠號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上博議晉惠不
屈衍遺之書晉惠美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上
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張普惠傳莊弼與普惠
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作莊弼
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卲書者為一
人按孝靜詔及與邢卲書並見北齊書杜弼傳洞詮一以
為李一以為莊而杜臺卿之父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
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右出資治通鑑隆之
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録尚書事領大宗正
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
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
字祖裔渤海蓚人魏靜帝時尚書侍中興和元年拜右僕
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
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封隆之
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啟

高祖事遂得停據此文襄書與封祖裔也司馬誤以為與
高延與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荅贈詩

梅鼎祚詩秉載邯鄲淳荅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駕言趣期群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荅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

安願子大夫勉贊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召别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兩句以為邯鄲淳贈伍處玄詩尋詩中稱西伯聖主者蓋指曹瞞而賢侯我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選注所云荅伍處玄為得梅氏蓋聽說之謬然以魏畧考之是時曹瞞為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龍明目張膽曾不顧忌當塗臣吏如此漢祚安得久長

歌闋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住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王家娘子遂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邀相過女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曰聞君歌聲豈能為一曲耶文韶為歌草生磐石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婢子取箜篌為扶侍鼓之酌兩三彈泠〻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抽簪扣之以倚歌〻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韶文韶報以銀椀白琉璃匕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歌神坐中見椀疑之屏風後則匕在焉箜篌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詩紀作二首詩乘因之而歌繁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闋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景光意耳覽齊諧記自明且既云歌闋豈可入詞乎禹金識曲者也顧亦草〻

如是若詩歸止選日暑四句乃棄其半也　詩乘又云此
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商有青溪小姑曲因附晉予
謂此叔庠假托爲詩何暇辨其真晉宋且黄熊之魄晉世
始聞白馬之神五季方著亦可附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
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毋乃當復附吳
耶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姑諸家俱失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
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荆州記曰陸凱與范
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
智君代北人曰按范曄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
詵之曰予按陸智君仕孝文朝孝文立三年而齊已受禪
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陸出代北范在江
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
字敬風吳郡人爲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荆州記
作凱與路曄爲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秦使所謂路
曄者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藪云
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于隋
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此亦持兩端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和適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闕垂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埃紫庭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梅禹金注曰徐陵與李那書曰獲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僊閣歎彼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江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正指是詩舊題作重適陽閣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昶並有陪駕終南詩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與李那書云殷儀同至止那荅書云殷御正銜命來歸正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蕃則仕周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於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則閣蓋周明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慟語文苑英華題作適重陽閣諸家皆承其誤今從梅氏　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頓丘臨黃人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避奔江右昶幼解屬文十歲為明堂賦周文以為丞相府記室參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為御史中尉賜姓

宇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騎大
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為公昶於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
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常曰文章不足流後
世經邦政治庶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此
頗與陵書合文苑英華李昶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
謝劉歆家有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
餘無忘肄業此與昶傳又合則李那即是李昶耳然徐陵
贊美那終南陽閣二製而今傳陪駕終南者乃宇文昶作
庾信既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一首竊謂昶以賜姓宇文故史稱宇文昶何者庾子山撰

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辛威陸逞鄭常諸人功在霸朝名
書周史即松楸掩隧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舍固生之
本且陸通之女遂襲步孤竇熾之娃亦承紇豆市朝亟革
李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其舊
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滅雖多梗槩猶在外此唯唐瑾遺
傳萬紐靡稱崔說殘碑屬籍不綴此例差寡蓋有之焉以
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即李那也宇文昶騰於朝列亦不
遠君李那行於鄰交亦不誣祖況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
居父母國也與書稱名安可不從父所命反覆論世灼然
可憑庾信重陽閣詩亦殊惻愴蓋即和此篇云

原謝

知星

五雜組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凡占星者皆于中天野外窺之故云不覆

原曰知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晉阮侃宅無吉凶攝生論引之謂術彌精而窮益甚也是以桓宣武以絹一疋為戲在杭不悟晉書有字為衣字之譌遂至無說矣

奔牛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公曰此入定耳令人於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荅誌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即起南向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為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埭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水侯宋書曰孔覬及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弒立世祖入討遣顧彬之劉季之合勢與劭將華欽庾導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軍人多賷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謬也

申董

灄字

董逌周吹景集曰古音畧灄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灄章樵注灄浮枕之類此字諸書不収張按荆州記灄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灄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檄云灄河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灄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惟沈約宋書劉粹灄陽縣男又荆州有灄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為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温公通鑑姚弋仲據灄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灄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灄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有二灄水矣

申曰廣韻灄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滇水東通灄水又曰江水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晉書愍帝紀建興二年杜弢别帥王真襲荆州刺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伺率部黨攻昌𡙡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縣而貫焉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時甘

霧降隨郡灊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灊陽是乎劉毅後在義熙八年固晋時事耳載記冉閔攻襄國石祇遣使詣姚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灊頭何超音義曰灊音禹通鑑似誤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灊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灊禹物焦枯此灊字似有閉塞之義然或字譌以藝文所引聊備說之耳陳倉之灊疑亦誤書也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為烏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鵰鵰鷙鳥也然則今夫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急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曆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註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學齋佔俾史慶長繩祖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檝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録於此

申之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案尚書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

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所傳是也鄭玄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尚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黃門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案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而古今文不同者或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逸尚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刻舩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掇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五坊五章

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皆本古文於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天亦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既稱太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細衍其義或翦截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為古文不載非也至所采周本紀則正今太誓前段文裴駰集注於諸節下録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於號白下録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蓋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嬰按坊記疏曰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尋之復得數則并號之　詩思文正義引泰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中流

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為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　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復歸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周禮大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泰誓得火之瑞烏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李善注范尚書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

一朝會武王於郊祀下者八百諸侯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年欲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以誓論衡作號其衆）曰蒼兕蒼兕揔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　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　論衡武王將誅紂衷而憐

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代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既之引太誓與鴻範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為此篇人各斷章家為摘句即鳩而合之未得成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體誓衆之詞惟說苑稍見一班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鳳過南雲行人迴淚眼庾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為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揮斂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

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〻南楚邈〻西雲文通詩北雲竦征人讀書不半袠豹妄甲乙古人謗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槖駞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群容繆謂此語可陵江匠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　閲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反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謝靈運勸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為日已久宋太祖北伐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濛東雨而涕零陸機思親賦曰指南雲以寄欵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唯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胄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覩東南美則合西北為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鄭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乙言兆

之繇曰享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起於夏啓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亹云啓有五觀啇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况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即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畔觀縣當由據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啓有五觀云云五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古今人表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夫此五觀者繇歌詩考之則賢繇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應有一人狥義守正者而胡渝胥以逝耶竹書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為啓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啓十五年武觀來歸間一年太康畋于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内五人乍悖而乍賢耶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

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　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
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毦字義

吹景集既偏搜毦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毦魏李
毘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令者直備位毦筆耳隋志
今文官七品以上通毦之是也貂亦可名毦董巴輿服
志云内常侍加黄金附蟬毦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
臣毦豐貂是也拂亦可名毦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
子納妃有白毦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
持白毦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毦北史吐谷渾傳
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為帽是也色絲亦可名毦梁書貞
惠世子以五色毦辮䰐泉鬚是也（案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
可名毦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毦分柳絮荻花亦可名
毦内典飜譯名義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毦梁
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毦未燒不生烟是也藤亦可
為毦齊民要術云毦藤大小如苹蒿蔓衍生人采取剝
之以作毦是也據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毦則凡絲羽
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毦名矣毦之義於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毦羽毛飾也毦為物飾而作毦之物與所飾
之物豈可遽以毦名試舉吹景所遺雞烏後漢書宦者傳

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又西南夷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則孔雀旄牛犬馬統可名毦耶蜀志姜維每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毦幢鹵簿有黃麾南齊魏虜傳黑氊行殿輦邊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梁書狼牙脩國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台蓋蠕蠕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纏槊二張並白毦赤漆槊十張並白毦吹景集誤讀隋禮儀志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棲寶鳳皇綴金鈴鏁珠璫玉蜯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帝皆省之唐儀衞志屬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鋋白毦青地雲花襖冒又夾轂隊三十人胡木鍪毦蜀鎧懸鈴玄武幢次細矟十二孔雀為毦則玉輅纏輦幢幡槊鋋鍪鎧鈴矟俱可以毦名耶南齊輿服志玉輅斗蓋結仙人緌雜色真孔雀毦隋音樂志大業時端門外列為戲場伎人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則仙人伎人菩薩咸可名毦也隋食貨志煬帝修旄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皮革毛羽堪為氅毦者皆責焉氅昌兩反作氅非吳時外國傳黑白毦出天竺國古今注昔有神巫名曰寶毦能符劾

百鬼則豈獨毛羽可以毦名即皮革不可名毦乎予傳求
敷者中惟華藕得名為毦何者郭璞江賦揚縞毦擢紫茸
皆花也此為可證陳子良看群公朝還詩迎風綵毦轉照
日綬花開毦花作儷蓋亦此解餘毦字皆當說為纓綏流
蘇之類至於毦筆毦貂毦蟬當與珥金珥彤同作珥字文
選六臣注珥插也戴也執也又服也作毦字並誤書耳後
漢書注毦如志反從耳從毛廣雅毦而恭反从茸从毛梁
簡文山池詩飛艫飾羽毦長幔覆緹油此應為羽毦毦字
亦譌若武夷志幔亭之宴有有名毦者注云音軟水音也
蓋作上聲乎觀稽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難文故
為選周中之選周聞此將無一大噱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為堯舜之
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測海之論也攷之
於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
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計舜之居攝三十年中其
間人才之用舍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
國久而事多興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乎鯀之績用弗
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即位至於三十年

民之為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不用之耶然則
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
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邇年邪説盛行乃有此論真世
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辨予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
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
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
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
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
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於是
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
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
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
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
天下而傳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淮南脩務訓曰堯立孝
慈仁愛使民如子弟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
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鮑
宣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
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

曰孔子云蕩蕩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釁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為父讐禹事讐哉韓非有言云云韓書不足據以理斷之合然其言以四凶為堯所去者多矣艾子豈從其說乎然孔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待禹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矣而於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於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于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此似以玄圭既告四慗乃除即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蔽罪誠為覺說顧謂徵用時事

則為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徧巡狩方岳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授矣孔子曰唐虞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群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即阼咸作禪文欲以比德唐虞遡陰舜禹未聞禪後而漢獻魏奐晉恭宋順齊寶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即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關孺子孔子却萊夷誅少正卯嘗必告季桓宋繆之攝也宋之政與夷不與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問

倘此既優藉聽斷而彼猶拱手畫諾是為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與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既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守歸而言於帝請流四凶案堯求禪之年耄期踰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慈至此而乃慘礉少恩乎且既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此猶為舜解嘲亦可見四裔之投堯不與矣聞王粲難太平論亦曰聖莫盛於堯而四族凶佞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

乃曰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與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于仲尼之徒論語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臯陶即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其事尚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雲其人蓋寬蕩意多嚴烈氣少故𤋮績若釆必咨臣岳蒐愿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纓𦆀之典及舜召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竟天下胥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今手金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達以為舜自受終後萬事皆自主之迨行巡守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踐位之後敕命二十二人唯禹益垂夷岳牧咸薦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禹受命神宗僅遣征苗餘權弗假年百餘十蒼梧零陵翠華躬狩其聰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推美虞夏其後百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括地志鄄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

名舜有不孝之行孔頴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難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等書在今皆爲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於誦耳畏於聞憤悱之徒懷疑滿腹雖有喙三尺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爲帝得地之道爲三公我今得地道而不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爲亂比獸角爲城舉其尾爲旌召之不來彷徉於野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眣畝共驩之徒相與目攝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情諸人素宦于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實繁有徒是時二八既登羽翼已備且群牧群后奉之于外五刑五宅裁之于內於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矣咸服者蓋懾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靜言象恭罪安所據驩兜舉人不用反與同辠崇伯績用弗成顧猶能障洪水爲禹修功之地乃皆使之流離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頴達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饕餮此亦以臆疑人案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

苗國蓋亦以議沮揖讓得侯新朝由此言之四罪之施當乎否與且兜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擧罪則鯀之用也四岳彊請言愈切至海宇愁墊實岳之縣是宜先為羽淵波臣而終偃然南面豈非否德之讓意存嫣納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蓋其罪而不以宣與暮世加恩擧主至同罔極四岳之貸實為濫觴也已太公始封于齊誅任裔華士營蕩潘阯亦四罪而齊人思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于時已有八議之法矣流沙既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陳議親之請若豈羽泉之熊已化遼東之鶴無歸與後世暱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也請更一揚搉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言數條余覺其未倫聊因筆墨之閒采諸所見而增之

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之聲傖人每笑為閩語哄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言多有與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頤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為王沉〻者索隱引服虔曰楚

人謂多曰夥又言顧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衆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顧也

莆閩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輙云詡畜按漢書京兆眉憮孟康注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 二語蓋閭巷恒言其幽處乃爾雅如是且夥顧詡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瘠謂之眚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眚之鄭玄注曰眚猶人眚瘦也亦作省謝承漢書曰袁閎面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窀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名穿地為窀聲如腐脃之脺

縶維人獸謂之傒淮南本經訓傒人之子女高誘注曰傒音鷄繫囚也

羹糜多瀋謂之溷淮南子甚淖而溷高誘曰饘粥多瀋者曰溷

淅米滓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潘陸德明曰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於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食少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

垢汗附觸謂之黰廣雅曰黑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凉憀戾爲淒其本詩絺兮綌兮淒以其風也
謂縱任游戲曰逵挑本詩挑兮達兮在城闕也
幼穉謂之振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遣振男女
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振子萬童棐駟案薛綜曰
振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冲天愁人叶
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莫說詩匡鼎來
呼空如康盡也徐幹室思詩催且傷與常饑空叶
年從禰因聲漢書武帝叙傳來年與百神叶
馬從毋果聲潘岳西征賦爲馬與寄生叶

詮鍾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
醜鍾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之
佳惡爲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
其凡
詮曰嘗讀淮南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
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
耳何據以爲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爲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同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尚有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清經爪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同也鍾以爲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十一何以

詩歸選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云云鍾云妙在語不可了譚友夏云連用十一何以奇甚

詮曰洛神賦注引定情詩有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則爲十二何以胡搜之未盡也然玉臺新詠無此二語則徐孝穆亦遺之矣

登廬山

詩歸載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途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鍾云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云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題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

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

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蓋即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遍胸臆易生亦論古之大病也又康樂遊覽詩絶無寂寥數語者讀其集自得之

王羲之蘭亭集詩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譚云寓目理自陳適我無非新二語真是通識所發

詮曰蘭亭之集諸家收逸少四言五言詩各一篇蓋當時碑本孫興公所謂賦詩亦裁而綴之者予讀張彥遠法書要録逸少曲水詩五言蓋五首第一首殘缺惟餘十三字次首乃今所傳者詩曰三春啓群品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盤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觀其起語自然存之亦勝適我無非親是簡文所謂覺魚鳥來親人者新字入莊但其第五章有造新不暫停句則複矣

古語

詩歸載氾勝之引古語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抜耕者急發鍾伯敬云周以前語

詮曰鄭玄月令注引農書云云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為氾

勝之書也土長冐橛者謂置橛以候土土長冐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常昭國語注及齊民要術皆引農書云云則是氾勝之書中文非引語也

劉子

詩歸載劉子引古諺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顛鍾云竟是五言

詮曰劉子其劉勰乎勰書無此語惟牟子理惑論曰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總非引諺也

史炤通鑑䟽引諺二則

詩歸古逸取史炤通鑑䟽引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鍾云上句内經妙語

詮曰二語出黄石公素書申鑒亦曰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劉勰新論又曰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國寧皆不云諺通鑑後晉紀天策學士拓跋恒上齊王石重貴書曰殿下馳騁遨遊雕墻玉食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此則語出五代不容以襍周秦且司馬已入編摩無待史炤掇拾炤注又號釋文不稱䟽也

又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鍾伯敬云幽感名通

詮曰通鑑後漢紀劉知遠夫人李氏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中外大悅音註曰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處一焉按此蓋宋世之諺又在五季品評何得以八古逸且是胡三省爲論非史炤也炤鄙陋有餘胡氏所笑此論雖僅數語恐炤亦無以與於斯文

易緯

詩歸載易緯引古諺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鍾云此語末世臣子當書諸紳

詮曰焦氏易林豫之臨噬嗑之豐並云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所爲無功求事不成其文灼然乃以爲易緯古諺何哉伯敬取焦贛書五十三章又摘句百餘懸之國門乃不知此語出易林內謬爲選評將簸糠而眯目耶

花額

名媛詩歸載文明太后善詞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鍾伯敬云緣山字奇花額字秀皆不經人道又曰一句中却與動曾練似識似謠似諺似諢不必有所指而恍惚成語想像成歌此種著作又似開闢許多簡練奇峻處

詮曰伯敬荆楚名士而降心于文明乃爾高山流水豈非異代之鍾期然馮氏粗學書計稍解歌謳耳謂善於詞賦吾未之聞也按太平御覽郡國志曰金河府青臺在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與六宮遊戲因歌云青臺雀青臺雀緣山采花額頸著艸亦采々芣苢之流偶然成語以為字秀語奇開闢未有過矣且其歌以着與雀成韻露其風流擿去頸着二言文情窒矣花額二字理抑難通誤書不思斷以辨傳潒其說天下安可盡欺也

杜蘭香

名媛詩歸取杜蘭香贈張碩詩云阿母處靈丘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鍾云歎凌要挾神仙亦任氣質耶

詮曰仙真下謫偶影凡夫運會不稱宜其詞之倨而悍也按搜神記成公智瓊之從弦超贈以詩曰飄颻浮勃述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詩意介恃廹脅亦與蘭香同然智瓊温惠中雖告絶而水覆再收悲戀復入自嘉平至于太康情好不替賢於蘭香矣二詩成公似優詩歸傳收形管之製而不及智瓊抑所未達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注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培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灌水當作濩水而之上當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評搉云然豈以為懸泉樹杪激波木末乎